

辉煌历程

追寻红色印记 感悟革命精神



许康元老人在乌龟山战斗纪念碑前讲述历史故事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横渡汹涌的澜沧江,翻过丛林密布的大黑山,歼灭国民党残余部队。2月17日,随着凌晨和中午在乌龟山发生的两场激烈战斗胜利,西双版纳获得解放,也宣告了云南省全境解放。

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众多的革命遗址像一座座丰碑,铭刻着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西双版纳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是广大党员、群众和青少年进行党史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是一笔宝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



“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

惨烈的佛海保卫战

勐海县税务局大院内,书有“车佛南军政干部会议”和“车佛南军政干部学校”的石碑,仿佛在无声诉说着71年前的那段光辉岁月。

旧时的西双版纳分为镇越(今易武)、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勐海)、南峤(今勐遮)几个县,车里、佛海和南峤3地简称为车佛南地区。

1947年8月至9月,中共普洱特别支部和滇南地下党组织先后派遣3名中共党员抵达佛海,支持、帮助当地反蒋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1949年6月,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党委派遣4名中共党员抵达佛海开展教育工作。8月初,在佛海县立简易师范学校

内召开车佛南第一次军政干部会议,决定开办车佛南军政干部学校,进行整军整干。9月,根据上级决定,将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九支队车佛南整训总队”。

1930年9月出生于墨江通关老碧寨的许康元,194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边纵”七支队,从墨江等地一路转战,亲历了解放西双版纳的佛海保卫战、澜沧江渡江作战、南峤追歼战等战役。

“1949年10月4日,按照上级命令,部队从江城出发,经过12天急行军赶往佛海,增援车佛南整训总队。”许康元回忆说,部队到达佛海后,就

驻守在中茶公司(今县保健站地段)。当时佛海县城被国民党93师在乡军人,以及当地地霸武装500多人三面包围,我军驻守的兵力包括政工干部在内也有500多人,但装备差、弹药缺乏,情势十分危急。

在中茶公司防守了七八天后,边纵部队在天亮时开始对敌人的据点发起进攻。战斗中,我军一大队大队长魏明中弹受伤,中队长张进才和战士杨国太分别头部和胸部中弹牺牲;五大队大队长魏自贵右大腿也被枪弹击中。由于我军没有重武器,甚至连手榴弹和炸药包都没有,加上又是白天,单靠轻机枪和步枪很难攻克敌人的防线。战斗一直

持续到中午,敌人方才从据点撤走,我军接到指挥部命令,于下午撤回佛海县城据守。

与敌军的战斗一直呈拉锯状态互有进退。1950年1月19日,敌军再次发动进攻。在强攻了一天,敌人在次日上午11点炮击我军驻守的大碉堡。

“炮弹落在战壕里,扬起的灰土飞落在我们身上。”许康元说,到下午3点左右,敌人又接连打了五六发炮弹,其中一发炮弹落到战壕里,他就目睹着一个班的两个战友当场牺牲。敌人又连续发起三次进攻都没有得逞。后来在佛海县城失守后,他们就大碉堡撤离。

两场战斗歼灭国民党残军

雨过天晴的5月,湛蓝的天空洁净如洗。

景洪市勐罕镇渡口望去,澜沧江水面平缓,江水清澈,偶有船只经过。这里曾经靠着摆渡的方式连接勐罕和景哈两个隔江毗邻乡镇,也是云南省客流量最大的一个码头。如今,远处壮观的澜沧江大桥取代了渡口,使两地交通更为便捷。

渡澜沧江作战纪念碑就矗立于此,71年前那场激烈的战斗已经远去,却永远被后人铭记。

1950年云南宣布和平解放后,被敌军击败后负隅顽抗的国民党第8军、第26军残部一路南逃。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37师副师长吴效闵带领部队

一路追击,跟随边纵部队从佛海撤到勐罕等地的许康元也参加了追击战斗。

在我军追击部队赶到前4小时,国民党溃逃的残部1000余人已经从勐罕渡过澜沧江往佛海、南峤方向逃窜。野战军南下部队、边纵九支队领导决定部队强渡澜沧江追击逃敌。

2月14日夜,部队趁着夜幕和浓雾渡江。我军把当地群众支援的猪槽船(一种形似猪槽的小木船)捆绑在一起,上面铺着竹笆,强渡澜沧江。

渡江时,我军遭到江对岸缅甸里敌人的机枪扫射,2人受伤,1人牺牲。2月15日拂晓渡江完毕。

参加追歼残敌的我军部队过江后,日夜兼程向大勐龙、佛海进军。许康元

跟随南下大军朝大勐龙方向追击逃敌,经佛海黑龙潭、勐混坝子,于2月16日下午5点左右赶到南峤县曼拉混树林里就地待命。

南下追歼部队派出侦察员化装成国民党兵前往景真、南峤街进行侦察,当天下午7时许,上级命令,部队向南峤方向迅速前进。按照部署,许康元随边纵九支队第五大队在景真八角亭路边埋伏,阻击从勐混方向来的敌人援兵。

2月16日刚好是农历大年三十,敌军在除夕夜呼呼大睡,根本想不到人民解放军已将他们包围。

2月17日凌晨5时,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一拂晓,追歼部队向南峤县政府大

院内的敌人发起进攻,南峤乌龟山战斗打响。

“我们部队埋伏的路上,有一股从南峤方向逃出的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就大喊:不许动!缴枪不杀!敌人吓破了胆,立即缴枪投降了。”许康元说。

南峤乌龟山歼灭战结束,标志着车佛南(西双版纳)乃至云南省全境解放。为不忘历史、缅怀先烈,乌龟山战斗纪念碑于2003年7月修建落成,2010年2月被西双版纳州命名为首批州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9年9月被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史研究室命名为全州首批党史党性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戴振华

党史撷英

民族团结的永恒象征

走进景洪市曼听公园,周恩来总理纪念铜像映入眼帘:周恩来总理身着傣装,面带微笑,直立的上身微微前倾,一手拿着银钵,一手拿着橄榄枝,为人们洒水祝福。这尊铜像是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视察西双版纳并和边疆各族群众一起欢度泼水节而立的,已成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团结的一个永恒象征。

1961年4月,缅甸总理吴努与夫人来到云南访问。当时,周总理刚动过一次手术,医生不让他参加过多的活动,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还是和陈毅副总理一道,从北京乘飞机赶到昆明,迎接吴努总理并进行了亲切会晤。

按照访问日程,缅甸贵宾到昆明后,要去西双版纳参加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泼水节。吴努总理知道周总理刚动过手术,劝他不要去,诚恳地说:“为了总理阁下的健康,我们都要听医生的话。”但周总理执意要去,他说他去只是看一看,将不参加群众的泼水活动。就这样,周总理乘汽车颠簸两天,来到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

4月的西双版纳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七八度。泼水节那天,阳光洒满景洪大地。当一群美丽的傣族姑娘向两国领导人洒水祝福时,全场欢声鼎沸。接着,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群众性的泼水活动开始了。

起初,周总理还站在台上观看陈毅

陪着吴努和群众互相泼水的热闹场景。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周恩来总理也加入了欢腾的人群中,向傣族男女老幼连连泼水,以示祝福。当他发现吴努和陈毅被好奇的群众包围了起来,泼得浑身透湿时,便赶过去帮助他们解围。

这一来,他也被群众泼得衣衫淋漓。中缅两国领导人相互瞧着,不由得都会心地大笑起来。警卫人员怕总理着凉,要用伞遮挡泼来的水,周恩来总理说:“傣族群众的每滴水都是热乎乎的,我一点都不感到寒冷。”“只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才能和各族人民心心相连啊!”

中共西双版纳州委研究室主任陈严芬饱含热情讲述了这段体现“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的历史。为了纪念这一载入史册的历史,西双版纳州请来艺术家,于1990年创作完成了这尊铜像,并于当年4月14日举行了落成典礼。

铜像落成后,每年总理诞辰纪念日、泼水节、清明节、五四青年节等节假日,各单位、学校和社会各界都会组织人员到这里献花,举行各种活动,以寄托各族人民对周总理的深情怀念,缅怀和学习他的崇高精神。每当人们来到公园,都会首先了解总理来到西双版纳,爱护人民、关心边疆地区发展的种种事迹。曼听公园周恩来总理泼水纪念铜像,已成为西双版纳和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戴振华

亲历者说

群众扎了28只竹筏助解放军渡江

景洪市勐罕镇北部的曼累村曼团村小组,矗立着曼团联席会议纪念碑。纪念碑的北侧,一个占地面积上千平方米的广场和一个新建的党史纪念馆即将建成。

这里已成为了解西双版纳解放史,接受党史教育的实践基地,参观者络绎不绝。

71年前,在这个傣族聚居村寨里召开的就渡江作战进行具体部署安排的联席会议,成为影响西双版纳解放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当年12岁的波罕岩和7岁的波温暖,是目前村寨仅存的两亲老者。在工作人员的翻译下,两位老人用傣语向记者讲述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1950年1月,在元江战役中,流窜滇南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被解放军歼灭,残余势力继续向滇南方向逃窜。带领部队追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37师副师长吴效闵率部翻过哀牢山,于2月10日到达勐罕,并驻扎在距勐罕渡口十余里的曼团村寨外面的树林中。在与当时驻守在橄榄坝的边纵九支队镇江整训总队取得联系,得知国民党残部1000余人已于4小时前渡过澜沧江后,吴效闵决定不渡江追歼残敌。

由于当时担心解放军大部渡江进入江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会引起民族矛盾,同时认为国民党逃过江的只是少数残部,驻西双版纳的“边纵”部队就可将其消灭,吴效闵提出了将野战部队撤回内地的方案。而当时“边纵”指挥唐登岷指出:单靠“边纵”部队很难完成渡江歼敌任务,只有解放军过江才能迅速歼灭残敌。驻防在橄榄坝的车里民族自卫大队大队长召存信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邀约地方民族头人和群众代表20余人前往曼团,向副师长吴效闵提出了让野战大军过江继续追歼国民党残敌,解放西双版纳的请求。并表示解放军过江所需船只、船工及过江后的向导翻译、粮食及党的民族政策宣传,由他们负责安排解决。在召存信等人的一再请求下,吴效闵决定率部队过江歼敌,并在曼团的一户傣族村民家中召开



野战军、边纵和民族上层代表几方参加的联席会议,就渡江作战做了具体部署安排。

召存信从民族自卫大队和当地傣族群众中抽调8人组成翻译向导组,抽调30人组成宣传供应组,抽调200余人组成船工队,从附近村寨募集20余只木船,扎竹筏28只,为渡江歼敌做好充分准备。曼团联席会议决策,加快了西双版纳的解放进程。

“当时的傣族群众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和残军的欺压,在解放军来到之前,国民党军队多次来到寨子,还将村寨的头人绑到寺庙里面。”波罕岩说,他当时就在寺院里面为僧。所以当解放军到来时心中害怕,就随着村民们跑进山里躲藏起来。后来一个稍懂汉语的头人找到大家说:“这些当兵的不一样,是好人。”大家才跟着回到了村寨,并在召存信带领的民族自卫大队组织下,帮助解放军渡江向南岸的国民党残军发起攻击。

“共产党的到来,让西双版纳得到了解放。”波温暖说,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傣家人过上了幸福富裕的小康生活,他会教育子孙后代要永远听党话、感党恩,顺着这条光明的大道走下去。

本报记者 戴振华

把先辈的精神财富世代传承下去

近日,在乌龟山战斗纪念碑前,黎明农场凤凰社区第十一居民组组长张亚坤讲述了父亲张明发当年参战和后来积极投身黎明农场建设的经历。

1950年,26岁的张明发在副师长吴效闵的带领下随37师一部,从元江一路南下追歼国民党残军,并参加了解放西双版纳最后一站的乌龟山战斗。西双版纳解放后,张明发随部队撤回了内地。

1955年4月初,遵照上级关于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决定,张明发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兵团十三军直三十七师、三十九师1697名首批复员军人中的一员,重返西双版纳,并

扎根在当年参加战斗的勐遮乌龟山脚下,成为首批前来开垦、建设国营黎明农场的复员转业军人。

当时的勐遮杂草丛生、野兽、蚊虫肆虐,张明发和战友克服重重困难,没有住所就自己伐木建房;没有土地种植就自己开垦;没有机械耕地就靠人力耕耘,并为后人留下传诵至今的农垦“人拉犁”精神。

“儿子刚满18岁我就送他去参军了。”今年41岁的张亚坤说,虽然父亲已经去世4年,但自己一定要把先辈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不畏艰辛、开拓进取的优良传统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戴振华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

让红色基因在傣乡大地代代相传

本报讯(记者 戴振华)为全面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结合实际,制定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明确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学习重点、组织领导等。领导干部带头学思践悟,要求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必读书目,按照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要求,把党史学习教育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该州充分挖掘和利用好本地红色资源,在全州范围内将西双版纳解放纪念碑、渡澜沧江作战纪念碑、曼团联席会议遗址、勐龙烈士陵园、勐海解放纪念碑、乌龟山战斗纪念碑、车佛南南渡“民主联军”根据地遗址、打洛解放纪念碑、易武人民革命斗争纪念碑、镇越县第一批部分党员入党宣誓地遗址、尚勇烈士陵园、傣族发展历史展等12个革命遗址,改造提升为党史党性教育基地,并对讲解员进行了专门培训,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家门口就能接



重温入党誓词

受党性教育。

4月12日,《寻访足迹·重温记忆——红色文化展》在景洪市曼听公园开展,开启了全州首次“红色文化进

公园”活动,西双版纳州各级各部门均以不同形式,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5月10日,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常委